樂府下

梁昭明太子撰

五臣弁李善注

陸士衡樂府十七首

謝靈運樂府一首

鮑明遠樂府一首

謝玄暉鼓吹曲一首

挽歌

繆熙伯挽歌一首

陸士衡挽歌三首

陶淵明挽歌一首

雜歌

荆軻歌一首

漢高帝歌一首

劉越石扶風歌一首

陸韓卿中山王孺子妾歌一首

樂府下

樂府詩十七首

猛虎行 雜言 古猛虎行云饑不從猛虎食但取發首爲名不必以篇中意義他皆類此觀其大體是勸人抗

陸士衡

其志節義不苟容　善曰雜言古侠

猛虎行曰飢不從

猛虎食暮不從野雀棲棲野雀安無巢遊子爲誰驕

渴不飲盜泉水熱不息惡木陰惡木豈無枝志士多苦心　善曰

尸子曰孔子至於勝母暮矣而不宿過於盜泉渴矣而不飲惡其名也江遠文釋云管子曰夫士懷惡耿介之心不蔭惡木之枝惡木尚能恥之況與惡人同處見之論語曰志士仁人古詩曰晨風懷苦心翰曰整其車駕肅敬時君之命執難以將遠適焉　善曰思玄賦曰羌整駕而亟行時君之命也杜預左氏傳注曰策馬檛也廣雅曰將欲也饑食猛虎窟寒栖野雀林　濟曰言路多彊人　暴蔑邪之人　日歸功未建時往歲載

陰　銑曰由此使日屢西歸歲時載暮功名不能立矣歲陰猶歲暮也　善曰

冬爲陰　崇雲臨岸駭鳴條隨風吟　銑曰崇高駭驚也高也廣雅曰駭起也桓子新論曰以屢歸而功未立陸平原賈誼新語曰以義建功神農本草曰秋

周曰秋風鳴條則傷心矣　靜言幽谷底長嘯高山岑　向曰經過山谷之間而靜思長嘯　善曰爾雅曰崇

之又曰出自幽谷遷于喬木而長嘯兮雅曰山小而高曰岑急絃無懦響貫亮節難擬其德音善曰侯瑾琴賦曰急絃促柱變調改曲賈逵國語注曰懦下也懦弱之響貞亮信之節言必慷慨故曰難也人生誠未易曷云開此襟抱善本作衿濟曰涉於世路誠為至難何為開此遠役之心善曰言人生既多難苟誠為未易何為開此遠役之心者必高蹈風塵之表今乃愧不隨慕先聖之遺教蒼頡篇曰懷抱也耿介堅正特立之貌

君子行五言　翰曰前有此篇其意略相類　善曰古君子行曰君子行防未然不處嫌疑間

天道夷且簡人道險而難　善本作嶮向曰夷平簡易也天道無私故平易人道多僻故險難　善曰莊子曰有天道有人道無為而尊者天道也有為而累者人道也孔安國尚書傳曰夷平也又曰簡略也休咎相乘躡翻覆若波瀾　咎徵杜預左氏傳注曰乘登也廣雅曰躡履也咎惡也言美惡相去不遠事有疑似則生禍患實生患　平協韻　翰曰疾惡也善曰左氏傳伍員曰樹德莫如滋去疾莫如盡賈逵國語注曰疾

惡也呂氏春秋曰使人大迷惑者物之相似者也人主之所患患石似玉者疑似之道不可不察也

近火固宜熱履冰豈宜惡寒 銑曰近火則温遠之繞微何則氣之所加遠近有差也火位在南水位在北北邊則寒南極則熱毛詩曰如履薄冰 掇蜂滅天道拾塵惑孔顏 良曰尹吉甫前妻子伯奇後妻欲其子爲太子言於吉甫曰伯奇好妾若不信王上臺觀之後母取蜂除其毒而置於衣領之中使伯奇視而殺之吉甫使讓伯奇使者見柚有死蜂以白吉甫吉甫使追讓之以投于河矣掇拾也父子之道天性之常由此而滅之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嘗粒食顏回得米而爨之孔子望見回攫其甑中飯而食之飯熟乃進於孔子孔子起曰今夢見先君食潔欲饋回曰不可向者煤入甑中弃食不祥回因攫而食之孔子歎曰所信者目所恃者心今心目不足信而恃矣弟子記之炱煤煙塵也回於是疑惑 善曰說苑王國君前母子伯奇後母子伯封餘同上注高誘曰炱煤煙塵也

逐臣尚何有弃友焉足歎 銑曰猶生疑惑逐臣弃友道絕焉鄭玄曰言禍福之至比之何有可恨固不足歎 善曰傅毅七激曰閻君逐臣頗父放子王逸楚辭序曰天下俗薄朋友道絕焉鄭玄曰言禍福之至道紀者弃恩舊也

福鍾惇集非無端 向曰兆象也而皆有漸也 枚叔上書曰福生有

基禍生有胎傅子銘曰福生有兆禍
來有端小雅曰鍾聚也言無端緒也
字翰曰天損之而不辭也人益之而
可爲歡也善曰言禍福之有端非己所招故安
益之來非己所求故受之天損易故天損之至非己所招故安之而未
益難鄭象曰無受天損易無受人
不受其損也無受人益難者物之儻
推而不歇相與社而稷之斯無受人
彼以榮辱同途故安之甚易
辭之實難
朗鑒豈遠假取之在頃冠
濟曰朗明鑒鏡也言鏡之
明者豈遠假乎但取之見傾冠也今賢
善曰苟悅申鑒曰側弁垢顏不鑒於
此以吉凶異轍故良曰淺近之
其遷相祖
述故引之
近情苦自信君子防未然
禍昌子之心在禍福而已也
良曰淺近之情苦自信而遇禍君子遠慮防未然而
蒙福列子蕭叔曰皇子果於自信鄧析子曰慮能防於未然
從軍行
王言濟曰苦
苦哉遠征人飄颻隨風飄善本作飄字
天下征伐
四遐南陟五嶺北戍長城阿向曰

翻翻遠行兒四遐方也五嶺長城皆地名陸云嶺上戍守也秦北爲長城之役南有五嶺之戍史記曰始皇以謫遣戍諸罰長城也

谷深 善本作邃字 邃谷深 無底崇山巒峯峨 翰本作迹 高皃 善曰列子曰夏革曰渤海之東有大壑焉實惟無底之谷秦嘉詩曰巖石巀嶭峨高木書曰西被流沙振舉也 善曰史記曰導弱水入于流沙 隆鳥奮臂攀拳吞木振跡亦善本作迹 隆者固已慘

凉風嚴且苦 善本作厲字 夏條焦 善本作集字 鮮藻寒冰結衝波

也凉風寒冰北方也慘毒苦也焦鮮爲花熱也結衝波水結爲冰也言經寒炎而辛苦 善曰賈誼旱雲賦曰隆暑盛其無聊說文曰慘毒也宋均春秋緯注曰苦者如也文子曰夏條可結毛詩曰誕寘之寒冰 胡馬如雲屯越旗亦星羅 銑曰胡方越南方如雲之衆如星之布 善曰鄒陽書曰胡馬遂進關於邯鄲之郊白蛇屯黑雲廣雅曰屯聚也國語越王曰吳爲不道敢諸大夫問戰奚以而可太夫種曰審物則可以戰韋昭曰物旌旗物色徵幟之屬也羽獵賦曰涣若天星之羅

飛鋒無絕鏑 善曰張衡髑髏賦曰飛鋒曜鏑箭名 鳴鏑自相和 善本作朝餐 食字

豫章漢郡名今江西龍興府也

不免胄夕息常負戈 翰曰免脫也胄甲冑也戈矛戟也言脫甲冑以備戈而進李陵答蘇武書曰負戟而長嘯孔安國論語注曰戈戟也 善曰戰國策曰衛行人燭過免胄橫戈而進李陵答蘇武書曰負戟五百步以豫章郡而爲之以救人代苦辛之意

豫章行 五言 濟曰本以豫章郡而爲之 善曰古豫章行曰白楊初生時乃在豫章山

汎舟清川 善本作汎字 渚遥望高山陰 善曰國語曰秦汎舟于河列子曰伯牙遊於泰山之陰 川陸

殊途軌懿親將遠尋 向曰懿親謂兄弟遠尋謂遠別也軌道也 善曰廣雅曰軌迹也左氏傳富辰曰昔周公故封建親戚以蕃屏周不廢懿親也

三荆歡同株四鳥悲異林 良曰三荆三枝共本也昔有兄弟三人將分財貨而議破其舍庭有荆樹荆樹經宿萎黃乃相謂曰荆樹本同株今在衛聞哭者甚哀問顏回曰何故云歡同株孔子曰在衛聞哭者甚哀非但爲死而已又爲生離者也昔岵山之鳥生四子雄雌分四海其母悲鳴而送之爲其往而不返竊以音類知之矣問之果然故云悲異林 善曰鄭玄毛詩箋

善哉良皇古悼別豈獨今 向曰悼傷也古詩曰念昔同門時今日良宴會歡樂難具陳又曰別日何易會日何難寄世將幾何日月忽無停 陰言日月之速暮也無停陰言尸子老

萊子曰人生於天地之間寄者固歸也左氏傳曰人壽幾何周易曰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 前路既已多後塗隨年侵 濟曰前路謂日月後塗謂性命也言前路已多而罕至後塗隨年侵而又盡言無幾何也 促促薄暮景 善曰前路後塗喻壽命促促短兒 亹亹進兒薄暮喻年老也 鮮克禁 良曰促促短兒亹亹進兒薄暮喻年老也鮮克禁言少能制也 曷爲復茲曾 善曰景之薄將暮人之將老也流行不息鮮能止之孔安國尚書傳曰時亹亹而過中曷爲復以此暮景不留是懷 善曰言何爲復以此暮景不留是在位苦心見上文 悲苦心 銑曰何爲用懷悲苦之心乎毛詩曰曾是在位 遠節 善曰遠節之物累必淺有短近之智能不至於深乎 嬰物 善曰說文曰嬰繞也 行矣保嘉 翰曰行矣謂去也保善曰景影也言形影若絕當繼之以福景絕繼 音 翰曰行矣謂去也但當自保善福人之一別有如影滅唯繼以音徽矣 善曰景影也言形影若絕當繼之以音徽矣 惠音

苦寒行 五言 良曰前有此作意與是同也 善曰或曰北上行

北游幽朔城涼野多嶮艱 善本作難字 俯入穹谷底仰陟高山

飲馬長城窟行

盤向曰此稱幽也窮陳升也盤朔方曰幽都毛萇詩傳曰北方寒涼也韓詩曰在彼窮谷王弼周易注曰盤山石之安也疑冰結重磍善本作磍磍字書磍磍山形長狹者荊州謂之巒陰雲興巖側悲風鳴樹端不覩白日景但聞寒鳥嘻崔音歡善本作喧李作喧依也嘻崔皆歡聲善曰春秋元命苞曰猛虎憑林嘯而谷風起小雅曰憑依也上林賦曰玄猨素雌夕宿喬木下慘愴懷向曰喬高也慘愴飢渴而飲冰寒貞恒常鮮少也渴飲堅冰漿饑待零露餐翰曰言飢渴而飲堅冰之漿饑待零露之餐零露團兮離思固已矣善本作久字寤寐莫與言劇善曰周易曰蓋文之疎也善曰毛萇詩曰零露團兮寤寐莫與言劇載行役人慊慊苦寒濟曰莫無劇甚也慊慊憂不足貞言別離已久遇此苦寒故寤寐增悲善曰曹子建雜詩曰離思一何深毛詩曰獨寐寤言說文曰慊慊恨不滿足之貌也

飲馬長城窟行五言向曰蓋與前意不異

飲馬長城一
向曰此亦從軍之詩不知何為而作始言涉歷險難久而不返者欲歸抗之未平也終論爭先交戰勢無兩全而勝負得喪安可預必惟將効古人收功于虜庭受爵於京都是吾志也此篇在士衡樂府中詞平理順而不失忠義之節較之演義所取從軍若寒日出東南隅行及前綾声歌等篇徒以藻艷麗而無曲折

陽山在北冬雲中之地候守疆吏之卻強悍之意也秋日虜卻猶犹也燕然虜中山名

小德指兵事而言兒嗚左氏傳周繻曰幸值王巡狩而以貳取敗先二子鳴謂自比於鶏鳴勝兒嗚

論論海悵寄序也

區馬陟陰山山陰善本作高字馬丕前往問陰山候勁虜在燕然于登燕然山名善曰漢書侯應上書曰臣聞北邊塞有陰山解朝曰西北一候范曄後漢書曰竇憲征北單良曰陟升也陰山陰山名候伺望者勁彊也虜匈奴也燕然山名善曰漢書侯應上書曰臣聞北邊塞有陰山解朝曰西北一候范曄後漢書曰竇憲征北單

戎車無停軌旌旆旆旌旆屢徂遷銑曰戎車兵車也軌迹也旌旆旗類徂往遷徙也善曰鄭玄考工記注曰軌轍跡也仰憑積雪嚴俯涉堅氷川冬采秋未反去家邇以遐向曰憑猶登也善曰邇遠也遐遠也善曰縣遠也良曰猃狁匈奴名亮信夷平也猃狁亮未夷征人豈徒旋良曰猃狁匈奴遠縣長也善曰縣遠也良曰猃狁匈奴向曰憑猶登也善曰邇遠也良曰猃狁匈奴

兩全翰曰戰者德之末也先鳴先登而大呼也兵者凶器與敵相持必有一傷善曰吳越春秋范蠡曰夫人君勇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國之末也莊子曰三軍五兵之運德之末也左氏傳州綽謂齊侯曰平陰之役先二子鳴

捐銑曰克勝捐弃也善曰李陵書曰薄賞子以守節將遵甘陳迹收功器單于旆良曰遵奉也善曰漢書曰甘延壽為護諫議大夫與副校尉陳湯共斬郅支單于收取也單于匈奴君也旆旗類也漢甘延壽君況北地人也為郎中諫大夫使西域與副校尉

振收也

之正於彼也

念舊故爲客詞也
江湘本言步江以湘水
亦今于江故兼言之

滋涼謂往則之來候

陳湯共誅斬郅支單于封義成侯又曰陳湯字子公山陽人也爲西域副校尉與甘延壽俱出同斬單于首賜爵關內侯班固漢書述曰博望仗節收功大夏旗也振旅勞歸士受爵豪街傳

善曰穀梁傳曰入曰振旅毛詩序曰杖杜勞還役也南都賦曰受爵傳觴陳湯上疏曰斬郅支單于首及名王以下宜懸頭槀街蠻夷邸間蕃灼曰黃圖在長安城門內邸謂傳舍也

蓋皇街署邸所以爲夷狄之舍也

門有車馬客行 五言 翰曰言念舊鄉而去是作雖曰擬古機意自屬蜀

門有車馬客駕言發故鄉 濟曰詩曰駕言出遊

濡跡涉江湘向曰君謂機也濡跡漬足也涉度也江湘水名

衣不及裳 銓曰謂出見於客也投袂起古詩曰攬衣起徘徊毛萇詩傳曰楚子投袂而起

善曰毛萇詩傳曰濡漬也

借問邦族閒惻愴論存亡 翰曰邦族謂鄉親也

善曰毛萇詩傳曰上曰衣下曰裳

拊膺攜賓客泣掩淚敘溫涼 向曰敘別離之歲月

善曰列子曰撫膺而無恨楚辭曰長太息以掩涕尚書曰以殷仲春鄭玄曰春秋言溫涼也

詩曰言旋言歸復我邦族尸子曰其生也行其死也亡親友多零落蓍蒿盡
善曰曹子建與吳季重書曰親友從我遊孔融與韋端書曰海內知識零落殆盡黃石公記曰王驕引曰謂吳之市朝城闕
松柏摧爲薪丘墓日已遠向曰謂機家墳壟也世世代代更相樵採也
善曰古出夏門行曰在城闕兮朝人易千歲墓平毛詩曰
人生安得長歷紀如過客
善曰國語藍尹亹曰君子獨居思前世之崇替費達曰崇終也
仰視浮雲馳俯聽悲風厲
善曰韓詩曰慷慨悲傷也
慷慨惟平生俛
君子有所思行 五言 銑曰言登山下見都邑時俗奢泰因思古之賢哲與前君子行有異也
命駕登北山遠望城郭良曰謂登北邙望晉都也
塵壒一何盛街巷紛漠漠向曰一家之居也
列貝
善曰鄭德漢書注曰塵謂城邑之五隣爲里漠漠布
結連阿大也
善曰漢書音義曰有

甲乙次第故曰甲第楚辭曰嫮容脩態絙洞房尚書中候曰
昔黃帝軒轅鳳皇巢阿閣鄭玄周禮注曰
四阿若今四注也
川澤華薄 善曰濟
接羅幕 銑曰遂深宇屋也綺窗窗爲
羅帳 善曰楚辭曰高堂遂
靈家蘭爲室桂爲梁君顏而作刺時以聲色
辭曰翡翠珠被阿拂壁羅幬
於君以亡國之樂承君顏而見幷哀音亦承顏
善曰言淑貌以色斯
行過遽字 善本作
遽隨年落 向曰言人生處世實如行過容色隨年歲而
凋落也 善曰楚辭曰生
言富貴食此精肥之士營生深奧且廣博
曰夫膏粱之性難止也賈逵曰膏肉之肥者粱食之精者言其食肥美者率驕
放其性難止也韋昭漢書注
宴安消靈根酖毒不可懷 善曰國語欒伯請公族大夫公
曰生業也廣雅曰奧藏也
灌靈根靈根堅固老不衰然靈根喻身也
宴安酖毒也 善曰左氏傳管敬仲言於齊侯曰
左氏傳曰以宴安比之酖毒也杜預曰酖卿不書緩也以懲

不恪爾雅曰恪敬也無以内食資取笑葵與藿良曰無以内食而自安是以取笑於食葵藿貧賤之士善曰說文曰晉東鄙氏上書於獻公公曰内人計於廟堂藩食寧得不肝腦塗地也

齊謳行五言　銑曰此爲齊人謳歌國風也其終篇亦欲使人推分直進不可苟有所營　善曰漢書禮樂志曰齊謳員所營

營丘負海曲沃野爽且平　向曰營丘地名太公所封也負背爽明也善曰禮記曰太公封於營丘鄭玄曰齊負之言背也

控河濟崇山入高冥　翰曰控引也戰國策蘇秦曰齊有清濟濁河傳毅洛都賦曰弋高冥之獨鶴連軒翥之雙鵾崇或爲嵩非也　善曰毛萇詩傳曰控引也宋玉高唐賦曰其高峻則入雲冥冥

東被姑尤側南界聊攝城　善曰毛萇詩傳曰東以東姑尤以西其爲人也多矣杜預曰姑尤齊境也左氏傳晏子曰聊攝以東姑尤以西其爲人也多矣杜預曰聊攝齊東界姑尤水名聊攝二縣名也

海物錯萬類陸產尚千名　銑曰錯雜也萬類千名言海水物也南都賦曰百州禹貢海物惟錯河圖曰地有九州以加豆陸產也其醢水物也南都賦曰百

品千
名 孟諸吞楚曲夢百里侔秦京良曰孟諸齊之澤名 善曰子虛賦曰齊浮渤澥游孟諸吞若雲夢者八九於其胷中曾不芥漢書田肯賀上曰陛下得韓信又治秦中秦持戟百萬得百二焉又曰設有變言東西秦其勢敵也然李斐之意以百萬十分之二亦二十萬也但文相避耳故言東西秦也字林曰萬十中之二焉百二謂百萬中之二所謂東西秦也李斐云持戟百萬秦作齊等也惟師恢東表桓后定周傾 濟曰詩云惟師尚父時惟鷹揚涼武王之風也哉表東海者其太公乎恢大也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故云定周傾也后君也言君者尊之也 善曰毛詩曰惟師尚父時惟鷹揚傳曰公及齊侯會于首止謀寧周也又曰定傾扶危也齊侯桓公也 良曰孟諸齊之澤名 善曰論語荷蕢季札觀樂乃為之歌魯僖公也鹽鐵論曰定傾扶危天道有迭遞盈滿也 善曰孫卿子曰日月遞照四時代御王符潛夫論曰廉頗翟公再盈再虛鄙哉砰砰乎晏子春秋曰景公遊牛首情向注與李善同山北臨其國流涕是不仁也見不仁之君一諫諫之臣二所以獨笑也莊子曰若何去此而死乎艾孔梁丘據皆泣晏子獨笑公收涕而問之晏子曰使賢者常守則太公桓公安得有此而為流涕乎常守則莊公有之吾君安得停 良曰荷且徂往也吾子謂齊侯也安得停謂不可求長存

善曰左氏傳齊侯飲酒樂公曰古而無死其樂若何晏子對曰古而無死古之樂也君何得焉爲爽鳩氏始居此地季荀因之而逢伯陵因之薊姑氏因之而太公因之薊姑氏之前因之而爽鳩氏又因之爽鳩氏之前因之而虞舜因之虞舜之前因之而泰氏又因之泰氏之前因之而黃帝因之黃帝之前因之而神農因之神農之前因之而有逃因之有逃之前因之而有葛因之有葛之前因之而有天因之此古而無死者也公曰古而無死寡人何樂焉晏子曰古而無死其樂若何晏子對曰古而無死古之樂也君何得焉爲爽鳩氏始居此地季荀因之而逢伯陵因之薊姑氏因之而太公因之薊姑氏之前因之而爽鳩氏又因之爽鳩氏之前因之而虞舜因之虞舜之前因之而泰氏又因之泰氏之前因之而黃帝因之黃帝之前因之而神農因之神農之前因之而有逃因之有逃之前因之而有葛因之有葛之前因之而有天因之此古而無死者也公曰古而無死寡人何樂焉

日惠心清且閑
妖且麗王逸楚辭注曰妖好也閑雅也
彼姝者子在我室兮
毛詩曰
注曰
美目揚玉澤蛾眉象翠翰
楚辭君曰顏色姣美如東方之日兮周易曰有孚惠心廣雅
門周曰廣厦遠房韓詩
之羽翰羽也　善曰毛詩曰
平聲翰曰目若玉之光澤眉象翡翠
鮮膚一何潤秀色若可餐
姣辭曰娥眉曼睩目騰光王逸曰曼澤也睩視貌也言美女之貌娥眉王貌曼
好目曼澤睩音録登徒子好色賦曰眉如翠羽鄭玄尚書大傳注曰翰毛也
窈窕儀婉媚
良曰窈窕
言
幼向日服衣也粲粲鮮明皃綺幼繒類　善曰
論語曾子曰暮春者春服既成毛詩曰粲粲衣服
琴瑟名蘇韜謂有文章之羽瓊玉名瑤瑁寶名
瑤瑁濟曰金雀叙叙頭及上施爵也楚辭曰砥室翠翹王逸注曰翹羽名也毛詩曰
傳注曰璵瑁美玉也
方駕揚清塵
方並駕車也
耀足洛水瀾
善曰西京賦曰
珊毛瓊琚杜預左氏
善曰釋名曰
波也
鈗曰方
相如諫獵
而濯足
鵠鵠風雲會
住

人一何繁良曰藹藹盛皃佳人繁多若風雲之會善曰天下雲會響應北渚盈軒銑曰崖岸也軒車也善曰蒼頡篇曰軒衣車也清川含翠光有文也被覆也華丹丹華也幽蘭曲名善曰蘇武詩曰蕙草也藻景華景也馥馥香氣也揮舉也泠泠謂箏聲善曰毛萇為遊子吟泠泠一何悲悲也響音雅舞播揚雅樂也杜預左氏傳注曰播揚也宋玉風賦曰臣援琴而鼓之為幽蘭白雪之曲丹唇含丹秋妍迹陵七盤銑曰七盤楚舞名鴻趾節如集鸞放袂而趍節若遊鴻之翔天邊讓章華臺賦曰忽飄然以輕逝似鸞飛於天漢淮南子曰龍興鸞集鸞舞之狀善本作有沈深之姿縱橫而出其或為定綺態隨顏變沈姿無定善曰之字源向曰綺美之態隨舞容而源不定善曰之字俯仰紛阿那顧步咸可觀良曰阿那柔弱貌也善

士衡在京洛見世乱遂陰
士競相奔趨自謂得志
路為喻劒而嘆此以諷焉
首言車服之華盛気
勢之驕暴已足彰其
失矣復謂我本倦遊
之客易於止記況乎
彦旧親義以美言諄
御訪如此其豈不知
岐路可以追及於人哉
薄相行曰輜軿飛轂
轂交輪　善曰華
飛塵言輕疾也　善曰華
景日也漢書云日華曜
曜也　鳴玉豈樸儒憑
軾而觀之尚書　列
曰俊民用康　善曰國語曰趙簡子鳴玉以相
乘軒憑軾者皆輕俊之子　善曰國語曰趙簡子鳴玉以相
禮記曰君子行則
武帝曰吾始以尚書為樸學左氏傳楚子玉曰請與君馮
其理則一徇四時之
暑各異而一袭流
行則同不必二相
循且將遂我所適

伊洛有岐路岐路交朱輪　翰曰貴者朱其車輪交於岐路　善曰爾
雅曰三達謂之岐郭璞曰岐道旁出也楊
雅曰五言　僻正直之士無所措手足矣
向曰言世路險狹邪
長安有狹邪行　善曰周易曰慢藏誨盜治容誨淫
歎美　善曰周易曰慢藏誨盜治容誨淫
詠然芳春之渚良可
歎　良曰易云治容
誨淫言事雖不足
爾雅曰扶搖謂之飄　沈文曰湍水疾也
飄於波瀾　善曰
結束飄風也舞影映
篇曰顧視也王逸楚辭注曰步徐行也　遺芳結飛飄浮景映清湍　銑曰

亦與朝廷之士有舊親也　善曰漢書曰司馬長卿故倦游　善曰方訓美言也而有新知之人見我如此以美言勸我須早進仕猶雞之鳴及於朝也　善曰家語曰孔子之鄰遭程子於塗傾蓋而語雞及晨而鳴以喻人及時而仕也春秋考異記曰雞古字通也守一不足矜路良可遵　翰曰守一謂執守常理不變者未睹治之至也淮南子曰楊子見逵路而哭之爲其可以南可以北也老子曰聖人抱一爲天下式河上公曰抱一乃知萬事故爲天下法式銑曰若行步中乎規矩行以正直之道將求仕進亦如此矣皆新知者之詞　善曰楊雄甘泉賦曰二子規遊矩步蘇子曰行務應規步慮投矩矩廣雅曰曠遠也投足規行無曠迹矩步豈逮人　銑曰言規行矩步既無所及故投足於邪徑而不能履於正理終殊塗而同迹竟與二子歸乎　善曰言規行矩步擬足而投迹爾雅曰津者會合之所荅曰津知者詞也言我自試於斯不待更循四時而後致耳緒事也前緒且當止矣猶如四時異節不必相循解嘲曰欲行者擬足而投迹爾雅曰津者會合之所荅曰津知者詞也言我自試緒事也孫卿子曰日月遞照四時代御終殊塗而同歸易曰天下同歸而殊塗

將遂殊塗軌要子同歸津　翰曰良曰傾蓋新相逢者

善曰淮南子曰掩崑崙墟以下地中有層城九重其高萬一千里一十四步二尺六寸 層城 長風萬里舉慶雲鬱峩

峨 良曰慶雲瑞雲也嶢峨雲盛貝 文 宓妃興洛浦王韓起太華 銑曰宓妃洛水之神王子晉與衛叔卿於華山博劉根遊華山見神人謂根曰汝聞韓終乎根曰聞韓終隨天塗神仙傳曰衛叔卿歸華山漢武帝令叔卿子度求之見其父與數人博於崖先生王子晉薛容也又太華即華山也 善曰楚辭曰迎宓妃於伊洛魏文帝詩曰

瑤臺望汝湘川娥 良曰楚辭曰徵要會于曾城之阿見徵要女英墮湘水之中為湘夫人也 瑤臺女英也 善曰爾雅曰徵召也西京賦曰懷湘娥王逸楚辭注曰堯二女娥皇女英隨舜不及墮沒於湘水言衆仙神皆見徵要會于曾城之曲

肅霄駕駟翩翩翔翠蓋羅翰 良曰肅肅車行貌霄駕謂薄天而行翩翩貝似以翡翠羽為蓋而羅列 善曰毛

詩曰肅肅宵征曹植飛龍篇曰芝蓋翩翩甘泉賦曰咸翠蓋而鸞旗羽旗旂也旌旗皆鈴也柄倚瓊玉也皆在於車上　善曰琴道雍門周曰水嬉則建羽旗瓊鸞以瓊爲鸞鈴也應劭漢書注楚辭曰鳴玉鸞之啾啾又曰枉玉衡於炎火王逸曰衡車衡也鄭玄周禮注曰鑾在軾和在衡　太容揮高絃洪崖發清歌向皇時樂人後皆登仙故得作樂于曾城　善曰張琴瑟絃也洪崖三皇時伎人也　獻酬既已周輕舉乘虛翔善曰毛詩曰獻酬交錯酬交錯良曰衆仙會畢乘霞而去　逍遥戲清漢善曰漢書谷永曰遥興輕舉登霞倒景　揔轡扶桑涖暘谷善本作谷波濟曰揔整轡灌足　善曰楚辭曰飲余馬乎咸池揔余轡乎扶桑又曰朝灌髮於湯谷　清輝溢天門垂慶愛皇家翰曰羣仙飛舉溢滿天門垂降慶福惠賜我皇家　善曰淮南子曰馮夷大禹之御也乘雲車排閶闔淪天門高誘曰天門上帝所居紫宮門也蔡雍述征賦曰皇家赫而天居萬方徂而星集

長歌行　五言　向曰前有是篇其意相類

逝矣經天日非
河帶地寸陰無停景
悲哉帶地川良曰逝往也日行經于天川流帶于地善
以喻年命流行曾無止息也淮南子曰聖人不貴尺
之璧而重寸之陰時難得而易失也說文曰景日無停景川不旋波
尺波豈徒旋
急弦向曰年往迅勁矣時來亮
銑曰日景不留川流不反謂寸尺者以少言之善曰言日無停景川不旋波
急弦之發勁矣也弦矢箭也善曰矢指也其有所指迅疾也漢書蒯通
往迅勁矣時來亮
曰時乎時不再來
急絃已見上文
遠期鮮克及盈數固希全
之滿盈此數者固希全矣希少也希全謂無一也善曰韓詩曰遠期謂上壽百二
如身期之遠者莫
十歲及此期者少能有
楊朱曰人得百年
之滿盈數也然此之謂百年也列子
君子萬年介爾景福
福也
零體澤坐自捐
容華夙夜
善曰鄭玄曰汝有萬年之壽千中無一疾病哀苦居其半矣毛詩曰
壽安得延
良曰茲物謂容華體澤身之光潤也體澤身之光潤
延長也
捐弃也
善曰爾雅曰捐棄也苟且無故自捐曰坐也
俛仰逝將過
茲物苟難停
善曰俛仰
俛忽幾何
慷慨既
銑曰言歲月俯仰則往將過人命忽能幾何時也
善曰逝往也楚辭曰往來俛忽

亦馬許禾道良自然向曰慷慨歎思也馬亦何也但恨功名薄竹帛無所宣

翰曰竹帛謂史籍也古人書於竹簡及素帛宣述也善曰四子講德論曰節趨不立則功名不宣墨子曰以其所行書於竹帛傳遺後子孫迫及

歲未暮長歌承我閑濟曰迫屬也歲耒暮喻將老也言屬及我未老以傳曰迫及也韓詩曰歲聿其暮薛君曰暮晚也楚辭曰願承閑暇之日長歌定分以自慰也善曰毛萇詩言君之年歲已晚也楚辭曰願承閑而自察

楚妃且勿歎齊娥且莫謳吳趨行 五言 良曰趨步也此曲吳人歌其土風也善曰崔豹古今注曰吳趨曲吳人以詞其地也

良曰楚妃楚妃楚姬也歎歎其德齊娥齊后也善曰楚楚妃樊姬齊娥齊著勳垂名於後唯樊姬焉故今歎詠之聲永世不絕孟子淳于髡曰昔縣駒處高唐而齊右善謳方言曰秦晉之間美貌謂之娥說文曰謳齊歌也四坐並清聽聽我歌吳趨吳趨自有始請從閶門起向白吳王闔閭立閶門象天門也善曰吳越春秋曰大城立昌門者象天通閶闔風亦名破楚門也閶門何峨峨飛閣跨通波翰曰峨峨高貌飛閣高閣也跨猶帶也帶通波謂連江海也善曰吳地記曰

昌門者吳王闔閭所作也名爲閶闔門萬
閣道西都賦曰脩除飛閣又曰與海通波
阿銑曰欒拱浮極棟也回軒長窓阿角也言開窓於曲屋之角　善曰西
京賦曰跱游極於浮柱結重櫨以相承軒長牕也言長牕開於屋之曲阿
也周書曰明堂咸有四阿鄭玄周禮注曰四阿若今四注也　謖謖
雲皃慶雲瑞雲也泠泠風聲也鮮風清風也被覆也過度也　善曰史記曰
若煙非煙若雲非雲郁郁紛紛蕭索輪囷是謂慶雲風賦曰清清泠泠
多藏育土風仲雍揚其波向曰太伯仲雍周太王之子季歷之兄也季歷
有聖子昌意欲以季歷爲太子二人逃於荆蠻而歸之立爲吳太伯
以避之季歷果立故謂導仁風也荆蠻義而從之者千餘家號曰吳太
有後遂啓於吳故云揚其波　善曰史記曰吳太伯仲雍皆周太王之子而
王季歷之兄也季歷賢有聖子昌太王欲立季歷以及昌於
乃奔荆蠻以避季歷果立是爲王季而昌爲文王太伯之奔荆蠻自號句
吳太伯卒無子弟仲雍立典引曰仁風翔於海表楚辭曰浴
芙也延陵子吳公子季札也季札聘諸華夏　善曰毛萇詩傳曰穆穆美也左氏傳曰吳公子札來聘其出聘也通嗣

君也」廣雅曰灼灼明也左氏傳曰吳
周之胄裔也今而始大比于諸華
濟曰謂後來王道頹壞由於陽九之
理之困極而天下亂矣帝功興於四方謂三國時魏蜀與吳並立也善曰孟子
曰王者之跡熄而詩亡漢書陽九厄
所謂陽九之厄百六之會者也東都賦曰初入百六陽九音義曰易傳
曰天下英賢而用 善曰吳志曰孫權字
仲謀吳富春人也 善曰文曰矯舉手也頓整
也世羅猶皇綱也言大皇生自富春矯手而整天綱也 邦彥應運興
桑若春林茁 善曰濟曰國之美士應時運而至桑然如春林之發榮 善曰
毛詩曰彼已之子邦之彥兮春秋命歷序曰五德之運應
錄次相
代也 屬城咸有士吳邑最爲多八族未定後四姓實名家
良曰十縣爲屬城咸皆也八族陳桓呂竇公孫司馬潘臺徐傳也四姓朱張顧
陸也言此八族猶未足修大四姓實有聲名之家言此者機吳人以重吳也
善曰蔡邕陳留太守行縣頌曰府君實公孫司馬潘臺徐傳也四姓朱張顧
呂竇公孫司馬徐傳也四姓朱張顧陸也漢書劉敬曰徙齊諸田豪桀名家
文德熙淳懿 武功侔山河 翰曰熙廣淳厚懿美侔等也侔此山河者謂
長久也 善曰曹植令曰相者文德昭將者

旬

武功烈爾雅曰熙興也謂盛多也謝承後漢書曰朱皓德行純懿手學優裕漢書曰漢興封爵之誓曰使黃河如帶泰山若礪國以永存爰及苗裔不

讓何濟濟流化自旁沱濟濟衆盛皃旁沱充溢皃論語曰泰伯三以天下讓毛詩傳曰濟濟多威儀也論語曰泰伯

曰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毛詩傳曰畢星好雨之候也魯侯伐淮南子注曰商度也許慎淮

叔美難窮紀商搉角搉粗略也言商度其粗略也

塘上行五言 魏文帝或云武帝歌也

塘堤也 善曰歌録曰塘上行古辭或云甄皇后

為此歌良曰淑善也商搉粗略也善曰毛萇詩傳曰羊傳宋萬曰魯侯

造或云秉魏文帝或云武帝歌也善曰歌録曰塘上行古辭或云甄皇后

曰蒲生我池中葉何一離離

江蘺生幽渚微芳不足宣濟曰江蘺香草也言婦人衰老失寵行於塘上為歌

君子蘺香草也郭璞曰言婦人自喻本在父母家居幽閑之室謙以德微不足以奉

善曰周易曰潤之以風雨似水潛也被蒙風雲會移居華池邊翰曰喻良家適人

楚辭曰書龍龍遊乎華池發藻玉臺垂影滄浪平良曰藻花也

臺滄浪取其清以喻婦人清貞善曰西京賦曰西有玉臺以汪飾

有玉臺連以昆德孟子曰滄浪之水清滄浪水色也露沾潤良既已渥結根

奧且堅 向曰湮厚奧深也自謂沐君子之德有如此也
既湮毛萇曰湮厚也古詩曰冉冉孤生竹結根太山阿奧猶深也
四節逝不處 繫華 善本作華繁 難久鮮淑氣與時隕餘芳隨風
捐 銑曰淑美隕落捐去也
言容顏亦隨歲時而毀 天道有遷易人理無常全 善曰司馬遷
曰天道悠昧人理促兮 男懽有愛衰 善曰莊子向曰喜怒相疑愚智相欺仲
長子昌言曰彊者勝弱智者欺愚也 不惜微軀退 但懼蒼蠅前 翰曰蒼蠅能變易白黑
退弃但懼讒人毀我於君前 善曰毛詩曰營營青蠅止于丘
樊鄭玄曰蠅之爲蟲汚白喻使人變亂善惡也 願君廣末
光照妾薄暮年 翰曰薄暮喻老也欲君子存始終之情也 善
曰使獲日月之末光庶暮年喻老也

悲哉行 五言 良曰客游感物憂思而作焉

游客芳春林 和風飛清響 鮮雲垂薄陰 蕙草饒淑氣 時鳥多好音
銑曰鮮雲輕雲蕙草香草也淑美也時鳥春鳴之鳥 善曰毛詩曰明明晧晧黃鳥載好其音

翩翩鳴鵾羽啾啾倉庚吟
聲曰吟　善曰禮記曰季春之月鳴鳩拂其羽翩翩飛貌倉庚啁啁　幽蘭盈通谷長秀被高岑
於幽故云幽蘭盈滿也通谷深谷也長秀謂草木長茂者被覆也岑山也　善曰倉庚黃鳥名啁啁鳥聲長引曰幽蘭生乎通谷而長秀被乎高岑言有託也楚辭曰結幽蘭而延佇漢書伍被曰通谷數行漢武秋風辭曰蘭有芳　女蘿亦有託蔓葛亦有尋
萬尋山嶺而生言萬物皆有依附而處女蘿蔓葛各有尋託而已獨無所以增思也毛詩曰蔦與女蘿施于松栢毛萇曰女蘿松蘿也詩曰南有樛木葛藟纍之鄭玄曰葛藟纍纍而蔓延猶緣也　傷哉客游子善本作游客字　士憂思一何深目感隨氛草耳悲詠時禽
良曰草色隨氣序而生故目望而懷感也禽聲亦應時月而變故耳聞其悲詠思逾深也　寤寐萬故憂
如蘿葛故憂逾深也　寤寐多遠念緬然若飛沈
韋昭國語注曰緬猶邈也飛沈言殊隔也其心邈然若鳥之飛沈是傷心也　願託歸風鄉音寄言遺所欽
善曰向曰遺與也所欽者謂知友也　善曰

此士衡宴會宜親之詩既有以勸
其不可不樂又得
以因其會而志憂
而辛能以長夜無
荒為戒其得周
風慈悌之遺意
者歟

蘋洋之大產白
華悼元鮮兔

置酒高堂悲歌臨觴人壽幾何逝如朝霜時無
重來華不再揚濟曰言一歲之內時不
再及宋均曰又亦至也蘋以養暉蘭以秋芳善曰列子曰秦青撫節悲歌王逸楚辭曰悲歌言人壽若朝霜重來者花一落無有再發者以喻一生之中年衰者無復少年矣善曰頻生於春蘭茂於秋榮華有時反覆相代善曰禮記曰季春萍始生鄭玄曰萍華其大者曰蘋楚辭曰秋蘭兮青青向曰枝葉青青來日苦短去日苦長翰曰將來之日苦少已去之日

向曰觀會則起其樂別離則明其悲以會興悲以別章良曰詩云蟋蟀在堂歲聿云暮房即堂感此時故不樂也言思深也善曰曹植苦短篇曰蟋蟀在堂歲聿其除善曰月其除樂以會興悲以別章

歡會遂忘其憂豈曰無感憂與善本作子忘也子謂知友我淪既旨我肴既感毛詩曰爾酒既旨爾肴既嘉善曰為字命之促邪但得與子向曰向曰言我豈不感年毛詩曰爾酒既旨爾肴既嘉善曰

短歌行四言此詞意旨相類

長夜猶言終夜

歌可善本作詠有字詠長夜無荒輸曰洎與詠短歌飲長夜之飲毛詩曰好樂無荒

樂府詩一首

會吟行五言 銑曰會謂會聚也吟猶詠也意與吳趨行同類

謝靈運

六引緩清唱三調佇繁音良曰六引古歌曲名凡曲有三調惟所奏之緩佇謂稍息 善曰沈約宋書曰probably 並無歌有絃笛存聲不足故關二曲又曰古有六引其宮引本第四也第一平調第二清調第三瑟調第四楚調第五側調今三調蓋清平側也爾雅曰佇立也郭璞曰稽久也

列筵延皆靜寂咸共聆會吟淵曰列筵延謂四坐也咸皆聆聽也

會吟自有初請從文命敷善曰尚書曰禹曰文命孔安國尚書傳曰敷陳也敷布也書曰文命禹也

敷于四海祗承于帝禹會諸侯於塗山故首稱也 善曰尚書曰若稽古大禹曰文命敷于四海史記曰夏禹名曰文命

績壺奠始刊木至江沱 爾曰禹理水之功壺口奠冀州爲始刊木謂斬木於吳也 善曰尚書曰禹敷土隨山刊木孔安國曰敷布也隨山治梁及岐又曰岷山導江毛詩曰江有汜此言禹迹在通道至於江之汜也水復流曰汜

負海橫地理 向曰星紀吳之分野故云列宿炳天文炳明負背也言後乘易緯注曰天文者謂三光地理謂五土山川宿炳奐負海已見上文宋 善曰漢書曰地理志曰吳地斗分野論衡曰天晏列宿炳奐負海已見上文宋

里良曰山峯連接爭爲千仞之高水流背而異態漉池北流浸彼稻田毛萇曰漉池也連山峯競千仞背流各百 善曰王林賦曰蕩乎八川分流相背而異態漉池已見上文也

雲曖松杞 銑曰漉池灌田池也曖猶朧也杞亦木名 善曰毛詩曰漉池北流浸彼稻田毛萇曰漉池灌田池也曖猶朧也杞亦木名楚辭曰曖闇昧貌漉流貌也言

兩京愧佳麗三都豈能似 向曰兩京東西京也三都吳蜀魏也言皆不及會稽之美豔 善曰兩京東西京也三都吳蜀魏也

二京也曹子建贈丁儀詩曰佳麗殊百城三都積雜言高也 善曰楚辭曰層臺累榭臨高山列子曰周穆王築臺號曰中天之臺周易曰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爾雅曰崇重也王肅家語注曰高一丈曰墉雜也

堵三堵曰雉

飛鸞 善本作燕字

躍虯廣途鷁首戲清汜 銑曰飛鸞良馬

名鷁首舟名讹 馬九匹一名飛燕 渚也 善曰西京雜記曰文帝自代還春長淮南子曰龍舟鷁首毛萇詩傳曰泝渚也 肆呈勁弩 善曰周禮曰立秋鳴鴈至始用候鳥肆市也窈窕便娟美好貌 懷詩曰路端便娟子常恐日月傾王逸楚辭注曰便娟好貌也 自來彌留 善本作年字 代賢達不可紀 濟曰自從彌多紀記也言不能具記之 善曰爾雅曰彌終也 勾踐善廢興越叟識行止 良曰吳伐越越將略述之 善曰史記曰吳伐越越王句踐棲於會稽後句踐平吳故云善廢興當越棲會稽之時句踐欲往就吳有一老人勸不許往故云識行止也 善曰周易曰君子存而不忘危治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 范蠡既佐句踐平吳乃乘扁舟浮江湖變名易姓適齊為鴟夷子故云市 韓曰范蠡既佐句踐平吳市門卒故云入城市 善曰史記曰范蠡既雪會稽之恥乃喟然而歎曰計然之策七越用其五而得意既已施於國吾欲用之於家乃乘扁舟浮於江湖變名易姓適齊為鴟夷子漢書曰梅福字子眞九江壽春人也少學長安王莽篡政一朝棄妻子去九江至今傳以為仙見福於會稽變姓名為吳市門卒故云入城市 善曰史記曰范蠡既雪會稽之恥乃喟然而歎曰計然之策七越用其五而得意既已施於國吾欲用之於家乃乘扁舟浮於江湖變名易姓適齊為鴟夷子漢書曰梅福字子眞九江壽春人也少學長安王莽篡政一朝棄妻子去九江至今傳以為仙

其後人見福於曾稽者變姓名爲吳市門卒是人也又在吳中爲書師武帝時上書拜爲侍郎隱逸仙傳曰東方朔者楚

士出身蒙漢忌始隨張校尉召 善本作占字 募到河源 翰曰寒鄉北土

也 銑曰張騫為校尉從大將軍擊匈奴召募謂投募也 善曰漢書曰張騫使大夏之後窮河源也 後逐李輕車追虜窮

漢中人也騫以校尉從大將軍擊匈奴知水草處軍得以不乏占謂自隱度而

募班固漢書曰自張騫使大夏之後窮河源 銑曰李廣為輕車將軍從大將軍擊左賢王塞垣長城也 善曰漢書

樂安侯范曄後漢書追虜出塞而還蔡邕郎事武帝元朔中為輕車將軍擊右賢王有功卒封

上疏曰秦築長城漢起塞垣所以別內外異殊俗 密途 言曰萬里寧歲

猶七奔 良曰密近亘長也寧歲無寇賊也言其行近途猶長萬里無寇亦歲

七度奔命也 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密近也方言曰亘竟也國語

曰姜氏告於公子曰自子之行晉無寧歲左氏傳曰巫臣請使於吳晉侯許之

乃通吳於晉吳始伐楚子重奔命吳入州來子重子反於是一歲七奔命

肌力盡窶軍中思歷涼溫 向子謂死也大將軍營五部部有校尉一人部

下世部曲亦零存 翰曰下世謂死也大將軍營五部部有校尉一人部

焉希有存也 善曰列女傳曰柳下有曲曲有軍候一人言將軍既死其下部曲與俱

下世今司馬彪續漢書曰大將軍營五部校尉一人部有曲有軍候一人

時事一朝異孤緒誰復論善曰孤緒獨有功也時事既異誰復爲論
辭家去窮老還入門善曰說文曰善古長歌行曰少壯不努力書婁護曰呂公窮老託身於我
棨戟倚杖牧雞狌善曰說文曰鎌鎌也雞牧收雞也
檻中猿良曰言少時如鷹在韝上以皮蔽手而臂鷹也善曰東觀漢記桓虞謂趙勒曰善吏如良鷹矣下韝即中淮南子曰置猨檻中則與狌同非不巧捷也無所肆其能也
怨向曰念見弃之深善曰言怨在已若何負之
主恵不愧田子魂濟曰晉文公歸至河上令篵豆捐之席蓐捐之手足胼胝面目黧黑者後之舅犯哭曰篵豆所以食也席蓐所以卧也而君捐之面目黧黑者後之文公乃止田子方出見老馬於道而問焉其御曰故公家畜也罷而不用出而放之子方曰少盡其力老弃其身仁者不爲也乃以束帛而贖之窮士聞之願得同晉主不弃席蓐如田子方更收老馬雖復死没不愧於亀也幄帳也善曰言已窮老而還同故亦無愧於田子言恍互文也然田子久謝故謂之魂韓
思君幄疲馬戀君軒願垂晉
結字千載恨空負百年

嚴秋…言弓矢至秋而勁也
蕃休曰秋氣至勝可折弓矛等用

詩曰縞衣綦巾聊樂我魂薛君曰魂神也

出自薊計北門行五言 翰曰薊北門名叙征戰苦辛之意 善曰漢書曰薊故燕國也

羽檄起邊庭烽火入咸陽 濟曰羽檄徵兵書也有寇則舉烽火通長安 善曰漢書高祖曰吾以羽檄徵天下兵史記曰有寇至則舉烽火風俗通曰羽檄及京都 善曰漢書音義曰聚天下兵軍於廣武又曰聚天下兵而住曰屯班固漢書賛曰聚天下兵開嚴秋筋竿勁虜陣精且彊 善曰漢書注曰律說勒兵謂匈奴也 善曰臣瓚漢書注曰律說勒兵謂匈奴也 善曰太原郡有廣武縣又引鄭玄曰廣武分兵救朝夕也 善曰徵騎屯廣武分兵救朝夕也 善曰漢書曰匈奴秋馬肥大會蹄林周禮曰仲秋教治兵遂以狩田獲則植旌以表之又有朔方郡武帝開之秋氣嚴厲筋謂弓竿謂箭也勁亦堅也虜所以為深也 善曰漢書曰匈奴秋馬肥大會蹄林周禮曰仲秋教治兵遂以狩田獲則植旌以表之又有朔方郡武帝開之秋氣嚴厲筋謂弓竿謂箭也勁亦堅也虜所以為深也 善曰良曰嚴秋謂匈奴也善本作強字引漢書音義曰弓人為弓筋也者所以為深也 善曰漢書曰匈奴秋馬肥大會蹄林周禮曰仲秋教治兵遂以狩田獲則植旌以表之又有朔方郡武帝開之秋氣嚴厲筋謂弓竿謂箭也勁亦堅也虜所以為深也 善曰漢書曰匈奴秋馬肥大會蹄林周禮曰仲秋教治兵遂以狩田獲則植旌以表之又有朔方郡武帝開之秋氣嚴厲筋謂弓竿謂箭幹也並公旱切

子按劒怒使者遥相望 善曰說苑曰秦帝按劒而坐於道鷹行緣石徑魚貫度飛梁向曰鷹行魚貫皆陣勢也石徑山名在太原郡有廣武縣又有石嶮峻處飛梁絶水為浮橋以度也 善曰漢書曰公孫戎奴以校尉擊匈奴至右賢王庭為鷹行上石山先登周易曰貫魚以宮人寵無不利王弼曰駢頭相次似貫魚也甘泉賦曰貫倒景而歷飛梁簫鼓流漢

思旌甲被胡霜疾風衝塞起沙礫自飄揚

卦驗曰大風揚沙春秋命曆序曰大風飄石也　善曰西京雜記曰元封二年大雪深五尺野鳥獸皆死牛馬名毛如針刺　善本作毛字縮如蝟角弓不可張向曰言天寒也蝟蟲蹉縮如蝟韋曜集曰秋風揚沙塵寒露露衣裳角弓持急絃鴻鳥化爲鸇鳥時

危見巨節出亂識忠良向曰猶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凋也　善曰老子曰國家昏亂有忠臣焉

報明主身死爲國殤貝曰殤非命也言以死報國矣豈爲非命　善曰楚辭禍國殤曰身既死兮神以靈魂魄毅武爲鬼雄

結客少年場行　五言　翰曰言少年時結任俠之客爲游樂之場終而無成故有斯作也

驄馬金絡頭吳錦帶佩吳鉤失意杯酒間白刃刃翦之屬此皆言豪俠之士　善曰古日出東南行曰曹植結客篇曰結客少年場報怨澹北芜黃金絡馬頭觀者滿道傍禮記曰居後漢書曰祭遵嘗爲部吏所侵結客報之也

相催誰敢當　翰曰以錦爲帶士鉗帶吳都賦曰吳鉤越棘也相範世要

論曰觴酌遄速使用失意淮南子曰今有美酒嘉肴以相賓饗爭盈爵相傷三族結怨追兵一旦至負劒遠行游濟曰追兵即邊郡徵兵也故感義而行　善曰追兵至燕丹太子聽秦王姬人鼓琴琴聲避之也范曄後漢書曰世祖會追兵至燕丹太子聽秦王姬人鼓琴琴聲可負而拔去鄉三十載復得還舊丘向曰舊丘謂舊里也　善曰廣雅曰丘居也升高臨四關表裏帶河氏　九帝鄉四面皆有關也　良曰凡帝王所都有四關東爲城皐南伊闕北孟津西函谷關也洛陽在其中表裏猶內外也左傳子犯曰表裏山河望皇州良曰洛陽有四關東爲城皐南伊闕北孟津西函谷關也洛陽在其中表裏猶內外也左傳子犯曰表裏山河九逵平若砥雙闕似雲浮銑曰大達可並九軌故云九逵逵道也雲浮言高也　善曰周禮曰匠人營國傍三門國中九經九緯鄭玄曰經緯塗也莊子曰平者水停之盛也其可以爲法也古詩曰雙闕百餘尺史記曰三神山侯將相之宅　善曰漢書曰宣帝營長平坂王侯迎者夾道陳也　日中市朝滿車馬自相求翰曰貴賤亦列也皆王羣亦趨蓋雲浮扶宮羅將相夾道列王侯　善曰漢書曰張敞陳鼎食方駕葛川流波亂　善曰周易曰日中爲市致天下之人聚天下之貨張協詩飲賦曰車馬縣縣而相尋求也　善曰左氏傳曰宋左師每食擊鐘聞鐘聲公曰子路南游於楚積粟萬鍾列鼎而食方駕已見上文古詩

明遂久佗客遊將復
遠行悉聞離別之声
故以傷禽之惠繁弦
者起而為是曲備
述遠塗辛苦中心憂
傷以明夫不忍遽別
之情也其六言日落昏冥
家人已卧而行者在中
方飯所設不相知者
如此且以食梅衣葛
未忘聞弦音引而高飛故創隕今臨
武君常為秦孽不可為拒秦之將也離
賓謂送別之
人御御車者涕零心斷絶將去復還訣善曰訣與決同百
異鄉別向曰訣亦別也一息言少間
也善曰說文曰息喘也
遥遥征駕遠奢
鸛鴿之巢遠哉遥遥楚辭曰日杳杳以西頹居
人掩閨卧行子夜中飯

曰冠帶
自拘索今我獨何
楚辭曰貧士失職而志不平又曰惟鬱鬱之憂獨兮志坎壈
而不遇王逸曰坎壈不遇貌也毛詩曰我生之後逢此百憂
仮録為東門行相和歌
詞之楚調曲也
傷禽惡弦驚馬
倦客惡離聲
東門行 五言 良
去留之情
惡聞離聲 善曰歌録曰東門行古辭也
翰曰禽傷於弓惡於聞弦客倦於別
戰國策魏加對春
申君曰日少之時好射願以射壁言可乎
更贏謂魏王曰臣能虚發而下鳥魏王曰然則射可至此乎更
從東方來更贏以虚弓發而下之王曰
先生何以知之對曰其飛徐者其創痛也悲鳴者久失羣也故創未息而驚心
武君常為秦孽不可為拒秦之將也離聲斷客情寔
御皆涕零
百憂感懷抱壈壚感懷百憂 毛詩曰憤詩曰寺人孟子
遥遥征駕遠奢
遥遥行負杳杳暮也 善曰左氏傳童謡曰
鸛鴿之巢遠哉遥遥楚辭曰日杳杳以西頹居
人掩閨卧行子夜中飯
與決同百
息不相知何況
善曰訣
日晚 翰曰

野風吹秋木行子心腸斷又
梅不可療飢葛非寒服言覊客衣食不得其所　善曰淮南子曰百
梅足以爲百人酸毛詩曰綿兮綿其瓜苦其以風毛萇曰淒寒風也
滿坐憂人不解顏向曰不解顏者無樂情也　善曰禮記曰絲竹樂之
器也列子曰列子師老商氏五年之後夫子始一解
顏而笑也長歌欲自慰彌起長嘯
苦熱行五言　鮑令暉
家貧子行遠　善曰鄭玄禮記
恨端　注曰彌益也
翰曰謂於南方瘴癘之地盡節征伐而國
太薄　善曰曹植苦熱行曰行遊到日南
赤阪橫西阻火山赫南威銑曰
漢書西域傳杜欽曰又歷大頭痛小頭痛山赤土身熱之阪南荒
晝夜火燃雖暴　木畫夜火起阻阪也赫盛皃爲南方之威色　善曰
風雨火不滅　身
記馬援謂官屬曰吾在浪泊仰視鳥跖跖踏墮水中楚辭曰魂
魂兮來歸向曰飛蔦過熱陷憒
兮來歸南方不可以止　善曰東觀漢
熱頭且痛鳥憒墮水中楚辭云魂
人以杞其骨爲醢
湯泉發壺雲潭焦

煙起石圻 翰曰雲潭石圻爲湯泉焦煙者蓋熱氣之甚也 善曰王歆之始興記曰雲水源泉涌溜如沸湯有細赤魚出游莫有獲之者焦烟蓋熱氣也南越志曰興寧縣有熱水山焉其下有焦石敲蒸之熱恒數四丈楚辭曰觸石碕而衡遊坤蒼曰碕曲岸碕與圻同曰

月有恒昏雨露未常晞 濟曰敲暑之氣上敲日月而越邁地有漏天冬夏常雨露不乾晞乾也 善曰魏都賦曰

窮岫棲雲日月恒曜曾植感時賦曰惟遥雨之永降曠三旬而未晞毛詩曰白露未晞毛萇曰晞乾也東觀漢記馬援曰吾在浪泊之時下潦上霧丹蛇

踰百尺玄蜂盈千圍 銑曰皆南方有之丹赤踰過玄黑盈長也十圍三丈也 善曰外國圖曰楊山丹蛇居之去九疑五萬里

流影吹蟲蟲病 善曰本作疒字非也 善曰干寶搜神記曰有物處于江水其名曰蜮一曰短狐能含沙射人所中者頭痛發熱劇者至死毛詩義疏曰蜮短狐一名射影吹蟲即飛蟲也鄭玄王輿地志曰江南數郡有畜蠱者主人行之以殺人行食飲中人不覺也其家絶滅者則飛遊妄走

重體菌 罔露夜霑衣 向曰瘴氣蠱熱氣也菌草名有毒其尘露觸之肉即潰爛

上露人觸之肉即潰 善曰吳志薛綜表曰蒼梧南海歲有癘風鄣氣宋永衡山川記曰寧州鄣氣菌露四時不絶菌草名有毒其尘露觸之肉即潰爛

行旅之光暉也 善曰魏都賦曰

瘴 善本作障字

氣晝熏體

饑猨莫下食晨禽不敢飛翰曰畏毒氣也善曰南越志曰潛石縣有銅澗泉源沸湧謂之毒水飛禽走獸經之者殞音勞列女傳陶荅子妻曰玄豹霧雨七日不下食曹植七哀詩曰南方有鄣氣晨鳥不得飛毒淫尚多死

窜具腓善本作肥濟曰淫盧二水名晉伐秦秦人毒淫上流師人多死諸葛亮表曰五月渡瀘深入不毛具俱腓病也窜止於病其皆至於死地而康樂也善曰列女傳曰楚子發之毋謂子發曰使人入於死地而康樂之謂也司馬彪曰言秦人毒淫尚或多死況今毒癘乎諸葛亮云五月渡瀘深入不毛毛詩曰南有嘉魚烝然罩罩箋云烝然衆貌罩罩盛貌腓音肥生軀蹈死地昌志登禍機良曰言使生軀與昌盛之志蹈此死亡之地翻為禍之機非也登升也善曰列女傳曰楚子發之毋謂子發曰使人入於死地而康樂也翰曰畏毒氣也善曰南越志曰潛石縣有銅澗泉源沸湧謂之毒水飛禽走獸經之者殞音勞列女傳陶荅子妻曰玄豹霧雨七日不下食曹植七哀詩曰南方有鄣氣晨鳥不得飛毒淫尚多死渡瀘

上流師人多死諸葛亮表曰五月渡瀘深入不毛毛詩曰南有嘉魚烝然罩罩箋云烝然衆貌罩罩盛貌腓音肥生軀蹈死地昌志登禍機良曰言使生軀與昌盛之志蹈此死亡之地翻為禍之機非也登升也善曰列女傳曰楚子發之毋謂子發曰使人入於死地而康樂也翰曰畏毒氣也善曰南越志曰潛石縣有銅澗泉源沸湧謂之毒水飛禽走獸經之者殞音勞列女傳陶荅子妻曰玄豹霧雨七日不下食曹植七哀詩曰南方有鄣氣晨鳥不得飛毒淫尚多死渡瀘

葛渡瀘寧有俱病也左氏傳曰諸侯之大夫從晉侯伐秦濟涇而次秦人毒涇上流師人多死諸葛亮表曰五月渡瀘深入不毛毛詩曰南有嘉魚烝然罩罩箋云烝然衆貌罩罩盛貌腓音肥生軀蹈死地昌志登禍機良曰言使生軀與昌盛之志蹈此死亡之地翻為禍之機非也登升也善曰列女傳曰楚子發之毋謂子發曰使人入於死地而康樂也翰曰畏毒氣也善曰南越志曰潛石縣有銅澗泉源沸湧謂之毒水飛禽走獸經之者殞音勞列女傳陶荅子妻曰玄豹霧雨七日不下食曹植七哀詩曰南方有鄣氣晨鳥不得飛毒淫尚多死渡瀘

弁具腓病也窜止於病其皆至於死地而康樂也善曰列女傳曰楚子發之毋謂子發曰使人入於死地而康樂之謂也司馬彪曰言生以是非臧否交接則禍敗之來若機括之發班固漢書述曰禍如發機之動而榮薄賞微者是國家報之輕也善同上注善本作肥濟曰淫盧二水名晉伐秦秦人毒淫

此恐明達之人所聞見
諭所恨之言我既直且
可愧者不知何緣而數
遺旧迓新隨時俯仰
之偽苗蒼蠅之污白
前者必見而復醳也其
舉甲忘理婦之事又
以見君子溺於寵新
迓至寖替且諂心
一所親賞者猶難久

直如朱絲繩清如玉壺氷

朱絲而疏越桐子新論曰神農始削桐爲琴繅絲
爲絃秦子曰玉壺必求其以盛干將必求其以斷何慙
猜恨坐

善曰朱絲朱絃也禮記清廟之瑟
朱絃而疏越鄭玄曰朱絲絲絃也玉壺氷取其絜
也

相仍

向曰言我清直不慙昔時之意而君疑恨坐而相仍
武達書曰敢不露陳宿昔之意東觀漢記段熲曰張奐事勢相反遂懷
猜恨方言曰猜疑也爾雅曰仍因也猜千切

人情賤恩崔駰

善曰馮衍荅任世議逐衰興毛詩序云朋
友道絶鄭玄曰道直也爾雅曰人之情移縱見瑕
絶者弃恩舊也

毛髮変而爲瑕丘山不可勝良曰言人之情移縱見瑕
隙如毫髮之小則以爲如

棄於君故借是題以
諭不宿昔相與之意無

猜恨耶蓋世降俗薄人情皆馳往往
見人稍有微隙則張而大之故言猶頑鼠

鳥鵲自遠而至言方爲貴美而薪芻之積
賤而疏也

白頭吟五言 濟曰疾人相知以新間舊
故以爲名 善曰西京雜記曰司馬相如將娉茂
陵一女爲妾文君作白頭吟以自絶相如乃
止沈約宋書古辭白頭吟曰皚如山上雪皎若雲間月
聞君有兩意故來相訣今日斗酒會明旦溝水頭躞蹀御溝上
溝水東西流凄凄復凄凄嫁娶不須啼願得一心人白頭不相離

按伎録乃相和歌詞之楚調也

丘山之大不可勝載事求絲髮之微孫盛曰劉琨王浚睚眦於絲髮盧敗成於
之至雖丘山無由識之矣 善曰李尤戟銘曰小人
簷簷青蠅止于樊皆喻讒佞也鼠能害田苗蠅能變白黑言君心移易亦由讒
佞也 善曰毛詩曰碩鼠碩鼠無食我苗蒼蠅之爲蟲汙白使黑巳見上文
鳥鵲遠成羣蠅前見陵 濟曰鳥亦鵲類故連言之汲黯曰陛下用人
也 善曰韓詩外傳曰田饒事魯哀公而不見察謂哀公曰如積薪後來者居上故謂前者見陵蠅亦草
足有距武也見敵敢鬬勇也有食相呼仁也夜不失時信也秋雞有五德君猶曰
女進班去趙姬昇周王日 淪惑漢帝益嗟稱 銑曰周幽王黜申后而愛褒姒日以淪溺
述惑漢成帝夫班婕妤而寵趙飛燕益用嗟歎稱美此由忘故賞新竟招後議
善曰毛詩序曰幽王取申女以爲后得褒姒而黜申后孔安國尚書傳曰淪沒
也班婕妤失寵已具班婕妤怨詩 心賞猶難恃貌恭豈易憑 良曰假如深心相賞猶
難恃也美貌外恭豈足

私事又有更多蟲賊言其生長於葱之不以為辛重有二種此即內則所謂蓼本也丸之葷根和香葉如細柳味甘小然之人

此招明遠自中書舍人以後退歸耕畎孝武之時重於仕進故作是曲以見志欵首言葵多義避葵葷而集于蓼參由其憒於食苦不言徒葵藿食甘美者也漢書酈食其曰其將齷齪好苛禮也雞鳴洛城裏禁門平旦開善曰史記杜詩曰伏湛出入禁門補拾遺冠蓋縱橫至車騎罔旁來素帶曳長履華組之纓始正中安能止鍾鳴猶未歸良曰素帶紳也履與屨同古字通也結聚埃塵也纓冠纓婁也善曰禮記曰大夫帶素爾雅或為此緌謂暮也善曰日中為市已見上文崔元始正論永寧詔曰鍾鳴漏盡洛陽城中不得有行者東世不可逢賢君言善本

憑也　善曰呂氏春秋曰所恃者心也而心猶不足恃尚書曰貌曰恭　古來共如此非君獨撫膺向曰膺胷也

善曰列子曰昔人有知不死之道者齊子欲學其道聞言者已死乃撫膺而歎

可可荼食小人

放歌行　五言　斛曰放放臣之心也

欵　駭錄為孤子行一日放歌亦相和歌詞之

小人自齷齪　安知曠士懷　濟曰小人不知曠士之心亦猶蒹蟲不知葵菫之美言京都貴人競相趨能知他菜也齷齪短狹貌　善曰楚辭曰蒹蟲不徙乎葵菫王逸曰言蒹蟲有好蒹者不處辛辣食苦惡不能變其性猶小人好苛禮也雞鳴洛城裏禁門平旦開善曰史記曰雞三號平明東觀漢記杜詩曰伏湛出入禁門補拾遺冠蓋縱橫至車騎罔旁來素帶曳長履華組之纓始正中安能止鍾鳴猶未歸良曰素帶紳也履與屨同古字通也結聚埃塵也纓冠纓婁也善曰禮記曰大夫帶素爾雅或為此緌謂暮也善曰日中為市已見上文崔元始正論永寧詔曰鍾鳴漏盡洛陽城中不得有行者東世不可逢賢君言善本

作信字 愛手明慮自矣斷不受外嫌猜向曰夷平天君也 善曰郭象傷於胃公欲殺之而愛其才李尤上林苑銘曰顯宗備禮弘深左氏傳曰君天也杜預左氏傳注曰猜疑也 一言分珪爵片善辭草萊於 善曰漢書張竦奏曰韓曰士有一言合理明慮分珪與之使辭去草萊珪公侯所執者爵則五等爵也 一言之勞皆蒙丘山之賞解朝曰折人之擔人之爵莊子曰農夫無草萊之事則不比 賢主豈惟賜白璧而已亦將起黃金臺 向曰言行合於賢成王一見賜黃金百鎰白璧一雙王隱晉書曰段匹磾討石勒進屯故安縣故燕太子丹金臺上谷郡圖經曰黃金臺易水東南十八里 史記曰虞卿說趙孝成王賜白璧一雙燕昭王置千金於臺上以延天下之士 善曰燕昭王置千金於臺上以延天下之士二說既異故具引之 今君有何疾臨路獨逗遛銑曰君謂被放者疾患也逗遛不行皃若逢明時君則無愚當今宜去何不行之有也

升天行 五言 銑曰言學仙也

家世宅關輔勝帶宦嘉本作宮字王城向曰宅居也關輔謂關中三輔也勝帶時謂勝冠帶時也 善曰關中也

漢書曰右扶風馮翊京兆尹是爲三輔東京賦曰於是天子乃回然後以建王城備聞十帝事委曲兩都情幹京各十餘帝其中情事盡已知之　善曰十帝燿德倦見物興衰驟覩俗屯平　濟曰驟頻屯難也　善曰周易曰屯難也翩翻類迴掌悅惚似朝榮之反覆朝榮之開落也榮華也　善曰迴掌言疾也孟子曰武丁朝諸侯有天下猶運掌也潘岳朝菌賦曰奈何兮繁華朝榮兮夕斃短計晚至　善本作志字重長生　善曰春秋合誠圖曰黃帝請問太一長生之道乃可成　從師入遠岳結友事仙靈　善曰莊子曰從師不囿郭象曰任其自聚非囿之也楚辭曰與赤松結友兮比王喬而爲偶　五圖發金記九篇隱丹經　善曰抱朴子曰余聞鄭君言道書之重莫尚於三皇文五岳眞形圖又曰鄭君唯見授金丹之經又曰仙經有九轉金液丹法有五故云五圖出太清金匱記發開也仙經有九轉丹金液經皆在崑崙五城之內藏以玉函尚書曰啓篇見書鄭玄易緯注曰齊魯之間名篇曰篇以藏經而丹有九轉故曰九篇也風餐委松宿雲門戶及藏器之管曰風餐餐風雲卧卧雲也言委任風雲所之或宿於松或行居焉不飡五穀吸風之射之山有神人居射天　善曰莊子曰藐姑射卧天行銑曰於天

飲露乘雲氣御飛龍冠霞登綵閣解玉飲椒庭
居也飲飲玉醴也　善曰郭璞遊仙詩曰振髮戴翠霞解褐禮絳霄陸機雲賦曰似長城曲蜿綵閣相扶椒庭取其芬香也洛神賦曰踐椒塗之郁烈　翰
游越萬里近別數千齡
翰曰齡年也　善曰神仙傳若士謂盧敖曰吾一舉千萬里吾猶未之能馬明先生別傳曰先生隨神土還代見安期先生語神女還安息憶此未久已二千年矣
鳳臺無還駕簫管有遺聲
翰曰簫管之聲　善曰列仙傳曰簫史者秦繆公時人也善吹簫繆公有女號弄玉好之公遂以妻焉遂教弄玉作鳳鳴居數十年吹似鳳聲鳳皇來止其屋爲作鳳臺夫婦止其上不下數年一旦皆隨鳳皇飛去故秦氏作鳳女詞有簫聲阮籍詠懷詩曰簫管有遺音之人
梁王安在哉何時與爾曹啄腐共吞腥
善曰如淳漢書注曰曹輩也孔安國尚書傳曰腥臭也腐吞腥良曰不可復與俗輩相會也啄腐
鼓吹曲一首　五言
善曰集云奉隋王教作古入朝曲蔡邕曰鼓吹歌軍樂也謂之短簫鐃歌黃帝岐伯所作也

江南佳麗地金陵帝王州佳麗已見上文吳録曰張紘言於孫權權
曰秣陵楚武王所置名爲金陵秦始皇時望氣者云金陵有王者氣
故斷連崗改名秣陵也曹植贈王粲詩曰壯哉帝王居佳麗殊百城 謝玄暉銃曰眺奉隋王教作古人
曲鼓吹短簫也所謂歌軍樂也

綠善本作緑緑字誤 水迢遞起朱樓翰曰遞迤長皃迢遞高皃 注曰迢遞遠望懸絶也馮衍顯志賦
曰伏朱樓而四望採三秀之華英 飛觀夾馳道天子出行之道御
賦曰飛觀屋檐也馳道漢書曰太子不敢絶馳道應劭曰天子道也洛陽記曰天淵南
有石溝御溝水也崔豹古今注曰長安有之金陵擬而作也 善曰吳都
長安御溝謂之楊溝楊柳植於溝上 垂楊蔭御溝向雲臺表功名良可收翼扶也華輔謂刻畫車之輢也
雲臺名翼高蓋矗矗對鼓送華輔獻納則圖畫其形於雲臺之上言獻納忠直於君父則功名可收録也 善曰徐引
聲謂之凝小雅曰翼送也老子曰馳馬高蓋小擊鼓謂之矗矗西京賦曰龍輔華
轂兩京賦序曰朝夕論思日月獻納范曄後漢書曰肅宗詔賈逵入講尚書南宮雲臺解朝曰藺先生收功於章臺

慈車猶日人之候
造化謂天地生成之妙
用俏漸也

挽歌 善曰謝周法訓曰挽歌者高帝召田橫至尸鄉自
殺從者不敢哭而不勝哀故為此歌以寄哀音焉

挽歌詩一首 五言

繆熙伯翰曰魏志云繆襲字熙伯東海人有才學多所
又熙 敘述官至尚書光祿勳漢高祖召田橫至尸鄉
自殺從者不敢哭而不勝哀故為悲歌以寄其情
後廣之為薤露歌以送喪也至李延年分為
二等薤露送王公貴人蒿里送士大夫庶人
使挽柩者歌之因呼為挽歌 善同翰注

生時游國都死沒葬山阿發高堂上暮宿黃泉下
泉之下服虔左氏傳注曰天玄地黃泉在地中故言黃泉也 翰曰高堂生所居黃泉死所葬
人之死如日沒於虞淵矣懸車息馬不復乘之也 善曰淮南子曰日出湯谷至于悲泉爰息其馬是為懸車至于虞淵是謂黃昏 造化雖神明安能復存我 銑曰我為亡者稱也 善曰淮南子曰又夫恬然無為與造化天地生也存已見上文 形

容稍歇滅步齒髮行當憔悴自古皆有然誰能離此者 善曰
子傳七萃之士
曰自古有死生

挽歌詩三首 五言

陸士衡

卜擇考休貞襲吉嘉命咸在兹 翰曰卜擇葬地考其貞吉嘉善之命云在
御結纏軨重基 此中 善曰儀禮曰筮宅若不從筮擇如初
儀又曰卜若不從卜擇如初儀鄭玄曰擇地而筮之也鄭衆周禮注曰大卦也廣雅曰命名也
詩箋云考猶也鄭衆周禮注曰大卦也廣雅曰命名也
之間 善曰毛詩曰星言夙駕又曰徒
御不驚春秋運斗樞曰徐德感則景星見詩曰星言夙駕又曰徒
濟曰禮記云飾棺君龍帷蛮容翿帳
也輿柩之車其蓋曰柳前驅舉旗以引路將啓殯也 善曰禮
帷三池振容翿荒鄭玄曰荒蒙也在
龍於荒也被猶永也史記曰周氏置季布於廣柳車中劉熙
釋名曰輿棺之車

龍帳荒被廣柳前驅矯輕旗 向曰凫駕早都
相連而駕也頓上下也重基山也謂轜車上下於山阜
凫駕慤言徒

其蓋曰柳晉灼漢書曰柳聚也衆飾之所聚也禮記曰以死者爲不可別也故以其旗識之賀循葬禮曰杠今之旐也古以細布爲之絳繒題姓名而已不爲畫飾帳與荒同古字通殯宮何曹曹哀鄭賈沸中閨良曰曹曹衆哭聲闐殯宮之門善曰鄭玄禮注曰殯猶賓也賓遵生時之容貌釋名曰於西壁下塗之曰殯儀禮中闈且勿諠善本作讙聽我薤露詩銑曰薤露蒿里古挽歌詩善曰古今注曰薤露送王公貴人蒿里送士大夫庶人使挽柩者歌之世亦呼爲挽歌也薤露蒿里並喪歌出田橫門人自殺門人傷之爲之悲歌薤上露何易晞露滅亦謂人死魂精歸乎蒿里故有死生各異兮從此乖周禮曰喪祝掌大喪始死飾棺乃載謂移柩車爲行始也祖載當有時翰曰

而右餕白虎通曰祖者始也始載於庭輀車辭祖禰故名曰祖載也白虎通與鄭說不同故俱引之舍爵奠楹位啓殯遷靈輀音而翰曰舍置也爵酒器也楹柱也位祭位儀禮云遷于祖用輀正柩於兩楹之閒而見饋于祖禰之閒奠設如初靈輀喪車也善曰儀禮曰遷于祖用輀正柩於兩楹之閒鄭玄曰請啓殯之期也說文曰輀喪車也禮記孔子曰予畴昔之夜夢坐奠於兩楹之閒而見饋

食言奠者以爲凶也飲餞觴莫舉出宿歸無期濟曰飲餞出宿謂相送也言善曰毛詩曰出宿于濟飲餞于禰（禰善本作帷祖善曰鄭玄禮記注曰祖祢字）曠遺影棟宇與子辭（向曰言不復見舊居也祖帷卧席也孔安國尚書傳曰曠空也）周親咸奔湊友朋自遠來（良曰皆奔逶至來此相送周至也善曰尚書王曰雖有周親不若仁人孔安國曰周至也論語子曰有朋自遠方來）翼翼飛輕軒（善曰逸楚辭注曰湊衆也）駿駿馬駿（楚策捶也騏良馬名）向曰親友之車馬也翼翼衆車輕皃飛馳也駿駿四駱載驟駿駿又曰有騂有騏毛萇曰蒼白曰騏也）按轡遵長薄（善曰漢書薄子謂亡者謂墳墓一閑無復見明故云長夜臺）送子長夜臺（翰曰遵德也草木叢生曰薄九泉室漫漫長夜臺）呼子子不聞（善曰送者詞也言嚎昔善曰杜預左氏傳曰櫬棺也楚鎮切）三步一回顧（濟曰詩云一曰游從之時矣櫬棺也）不見如三秋兮若此之念猶（女夷良曰欲以身殉子亡）足可恩也殉沒身安可忘（濟曰詩云一曰）永絕安可思（濟曰詩

甚易獨救子不能致焉　善曰臣瓚漢書注曰亡身從物曰殉殉或爲殉

離向曰含言欲言也哽咽悲哀皃流離淚貌　善曰劉表與袁譚書曰聞之哽咽若亡長門賦曰涕流離而從橫

流離親友思惆悵神不泰翰曰惆悵痛恨也泰通也　善曰流離分而私自憐已見上文楚辭曰惆悵分而私自憐

驂佇轜軒玄駟四驪鶩飛蓋良曰驂佇立鶩馳也玄駟四馬也轜車也佇立鶩馳也皆葬之儀注也　哀鳴興

殯宮迴遑悲野外也向曰興起也迴遑迴轉遑留也　善曰殯宮已見上文　魂輿寂無響晉但見

冠與帶銑曰魂輿魂車儀禮曰薦車直東榮鄭玄曰進車者象生時將行陳駕今時謂之魂車也　善曰周遷輿服志曰禮葬有

生長旌誰爲施向曰明器備物而不可用而皆象平生所服御者長旌銘旌也誰爲施者言爲亡者之施　善曰禮記曰孔子爲明器者備物而不可用周禮曰大喪供銘旌

悲風鼓善本作徵字　行軌傾雲結翰曰悲風鼓擊也軌車也傾側故曰傾雲結聚流行藹蓋也　善曰爾雅曰徵止也或作鼓軌車也哀響震雲有似雲雨狀也藹與靄古字同　振策指靈丘駕言從此逝濟曰振舉策鞭也靈

亢墓也逝往也言從此一往無復還期也
嚮曹植感節賦曰豈吾鄉之足顧戀祖宗之靈立毛詩曰駕言出遊
重阜何崔嵬玄廬竄其間向墓也竄藏也　善曰曹植曹喈誄曰痛
玄盧之虛廓旁薄立四極穹隆放蒼矣銑曰旁薄地之形也穹蒼天之形於
墉中儀象天地也四極四方也蒼天青天也　善曰爾雅曰東至於泰遠西至於邠國南至於濮鉞北至於祝
栗謂之四極經曰天穹隆而周乎下地旁薄而向乎上故天裹地　俯聽
陰溝涌卧觀天井懸濟曰墉中又作陰溝天井故亡者側聽卧觀之涌
於壙中爲天象也魯靈光殿賦曰玄醴騰涌於陰溝史記曰始皇治驪山以水銀爲江河陰溝江河也天井謂波涌也懸者在於上如懸也　善曰古之葬者
井墉善本作廣宇宵何寥廓大暮安可晨深廓空也安可晨不可見明也　善曰呂氏春秋曰管仲有病桓公往誘曰行謂即世也昔居四民宅今
地底冥冥長無曉期　人往有返善本作反字歲我行無歸年向曰生人往
死者一去無歸生人有遠行胡可以問之高誘曰管子曰士農工商四民者國之底
問之對曰今日將有大桃樹東北痕枝
託萬鬼隣向曰四民士農工商　善曰海永經曰東海中有山焉名度索上有

名曰鬼門萬鬼所聚昔爲七尺軀今成灰塵善曰淮南子曰丞生也有七尺之形吾死也有一棺之土韓子曰死者始而灰已而土李尤九曲歌曰肥骨消滅隨塵去金玉素所佩鴻毛今不振平良曰素金玉之珍昔者所佩如鴻毛之輕今不能勝舉善曰漢書郊祀歌曰曳衣珂錫佩珠玉鄭玄喪服注曰素故也鴻毛喻輕也燕丹子曰死有輕於鴻毛昔振舉也如肌饗蠕蟻妍骸善本作姿永夷泯平向曰豐肌妍骸平生之美好也今以此饗食蠕蟻長爲夷滅也蠕蟻爲烏鳶食在下爲蠕蟻食奪彼與此何其偏也廣雅曰夷滅也爾雅曰泯盡也壽堂延螭魅善曰司馬相如美人賦曰弱骨豐肌莊子曰莊子將死弟子曰恐烏鳶之食夫子也莊子曰在上土中蟲名泯盡也壽堂祭祀處言祭祀之處獨魑魅與虛無相延爲賓主魑魅邪鬼也善曰翰曰壽堂祭祀之處也左氏傳曰楚辭曰蹇將澹今壽宮與日月兮齊光王逸曰壽宮供神之處也左氏傳曰王孫滿對楚子曰螭魅罔兩莫能逢之杜預曰魑山神獸形狀怪物也周禮曰五州爲鄉使之相賓鄭玄曰賓賓客其賢者也怨螭魅我何親濟曰言蠕蠕何怨而鄉饗食於我我螭魅何親而憑附於我拘心徧苶毒蠕蠕爾何爲陳向曰皆假言也苶毒苦也善曰拘心已見上文毛詩曰民之貪亂寧爲苶毒又曰假寐永歎莫

祈寬日若人自作意野詞成於戰日乃絶筆於桑拔二字屬論之深其於書亦如此可謂達矣要之自孔子曳杖之歌曾子易簀之言已後如靖節此詞蓋不多見矣

九月中一
挽靖節自祭文云
律中無射正与此合

永文挽詩者皆倣
其效靖節詩文

挽歌詩一首 五言

陶淵明

荒草何茫茫白楊亦蕭蕭銑曰古詩曰四顧何茫茫東風搖百草又曰嚴霜九月中送我出遠郊銑曰古詩曰良曰代亡者稱
白楊何蕭蕭松栢夾廣路楚辭曰風颯颯兮木蕭蕭嚴霜夏零又申之以嚴霜烈烈邑外曰郊四面無人居高墳正嶕嶕遥山遠兆音竟良曰嶕嶕高
也善曰楚辭曰冬以嚴霜繼爾雅曰曳之言已兒馬爲仰天鳴風爲自蕭條幽室一已閉千年不復朝賢濟曰
助其悲哀良曰幽室墳墓也不復朝無生期也善曰字林曰嶕嶢
高貌也蔡琰詩曰馬爲立跼蹐漢書息夫躬絶命辭曰秋風爲我吟千年
不復朝賢達無奈何銑曰皆歸於此故無奈何
親戚或餘悲他人亦已歌向曰言情死法何所道託體同山阿
翰曰太陵曰阿

雜歌

歌一首 七言 并序

荆軻 濟曰史記云荆軻衛人好讀書擊劒爲燕太子丹使荆軻刺秦王秦王不剋而誅於秦善吾同上注

荆軻太子刺秦王向曰燕丹太子名秦王秦始皇也丹祖送於易水上高漸離擊筑荆軻歌宋如意和之良曰高漸離宋如意皆壯士而軻之友也筑樂器名善曰鄧展漢書音竹應劭曰狀似琴而大頭安絃以竹擊之故名曰筑也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去兮不復還翰曰蕭蕭風聲也易水水名壯士軻自謂也自言爲事成敢俱不還也

歌一首 七言 并序

漢高祖 濟曰漢書云高祖姓劉氏諱邦字季沛豐邑中陽里人也項羽封爲漢王後平羽立爲天

高祖還過沛留置酒發沛中兒得百二十人教之歌酒酣上擊筑自歌善本

有曰字　銑曰佐酒助飲酒也　向曰上高祖也　善曰酣洽也

曰應劭漢書注曰助行酒也應劭漢書注曰助飲酒也

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翰曰風自喻雲喻亂也言已平亂而歸故鄉故思賢才共守之　善曰風起雲飛以喻羣兇競逐而天下亂也威加四海言已靜也夫安不忘危故思猛士以鎮之

又令沛中子弟悉來會日與酒徒縱酒極歡十餘日上留止之固請乃復進留復十餘日上謂沛父兄曰吾離沛公久豪桀多背秦沛雖小吾湯沐之邑願復幸赦其民

善曰漢書曰高祖還過沛留置酒宮悉召故人父老子弟縱酒發沛中兒得百二十人教之歌酒酣上擊筑自歌善本

表詣建康衙進屋

劉越石扶風歌一首　按晉有扶風郡在今陝西鳳翔府然此詩叶指未詳何

良曰扶風地名蓋古曲也琨擬而自喻也　善曰集云扶風歌九首以兩韻為一首今合而為一首今此合之亦云扶風歌九首

故有是作首一句言初之情次言將陟太行之

哽咽悲係之意中叙去家既久屢致喪敗之情終言君子道微之故末章之意詳雖託事

文按晉書載記石勒為之歌

鮮卑其實相与歌曰同盟異戴晉室今不見信則亦無如之何矣不敢斥言其君故借李陵為喻而反覆歎息之也盱江黃應詔曰現初与匹磾皆陸斷馬牛水擊鴻鴈旨趣略同

朝發廣莫門暮宿丹水山

閻名曰洛陽城廣莫門北向漢書高都縣莞谷丹水出也莞音管

左手彎繁弱右手揮龍淵

弓名龍淵劍名謂晉被胡虜所逼意欲掃滅之　善曰左氏傳衛子魚曰分魯公以封父之繁弱大弓名也戰國策蘇秦說韓曰韓之劒戟龍淵太阿皆

顧瞻望宮闕俯仰御飛軒

向宮闕也御猶駕也飛軒高下也

據鞍歎息淚下如流泉

善曰韓詩曰顧瞻周道中心怛兮

松下發輦高岳頭

輦曰發去山也

冽冽風聲泠泠水聲

善曰謂別晉都也哽咽出也

揮手長相謝哽咽不能言

濟曰哽咽聲未出也

浮雲為我結飛鳥為我旋

善曰漢書息夫躬絕命辭曰秋風為我吟浮雲為我陰　銑曰雲結鳥旋言助

古詩曰相去日已遠衣帶日已緩　善曰韓詩曰相去日已遠安知存與亡

慷慨窮林中抱膝獨摧藏

向曰慷慨歎息也窮林中謂別晉都也哽咽出也　善曰晉灼漢

歎聲也摧藏憂傷也　善曰琴操王昭君歌曰離宮絶曠身摧藏　麋鹿游戲得志資粮既乏困而食之　史記曰伯夷叔齊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　攬轡命徒侶吟嘯絶巖中　善曰楚辭曰攬騑轡而下節李陵書曰吟嘯成羣　君子道微矣　良曰當君子道消之時孔子猶有窮厄此自慰之詞　善曰周易曰君子道消穀梁傳曰叔姬歸于紀其不言逆何也逆之道微矣論語曰夫子在陳絶糧子路慍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　惟昔李陵　善本作寫字　期寄在匈奴庭忠信反獲罪漢武不見明　銑曰陵與匈奴戰失利遂降之而實執忠信之節欲効匈奴以報於漢而武帝不明其心乃誅其親族也　善曰李陵降匈奴已見恨賦周易曰歸妹愆期遲歸也過　我欲竟　善曰作競字　此曲此曲悲且長　弃置勿重陳重陳念傷　良曰此曲則此歌也悲且長言其心不可述也弃置之事不可重吾欲競此曲此曲愁

人腸　魏文帝雜詩曰亲戚重陳徒令人心傷也

中山王孺子妾歌一首　五言

陸韓卿翰曰漢書云詔賜中山靖王嗇及孺子妾并未央才人歌四篇孺子宮人也厥作是歌以刺人情變移也　善曰如淳曰孺子幼稱也孺子宮人也

如姬寢臥內班婕妤坐同車

班婕妤濟曰如姬常出入飛王臥內而如姬出好同輦此皆謂寵盛之時　善曰史記侯嬴謂魏公子毋忌曰嬴聞晉鄙之兵符常在魏王臥內力能竊之漢書曰成帝遊於後庭常欲與班婕妤同輦載

陪歡帳林光宴秦餘

銑曰洪波趙簡子臺也林光秦之殿名漢因之故曰與諸大夫飲於洪波之臺西都賦曰視往昔之遺館猶林光之餘言相與飲宴於宮觀　善曰韓詩外傳曰趙簡子

水落芙蕖安陵泣前魚

向曰彌子瑕有寵於衛君衛國之法竊駕君車以出君聞之曰孝哉爲母而刖也魏王與龍陽君並舡而釣龍陽君泣曰始自得魚小而甚

瑕嬌後駕感安陵泣前魚

者罪刖子瑕母病聞之夜隱君車以出君聞之曰賢哉爲母而忘其身也芙蕖芙蓉也芙蓉芙蕖別名芙蓉也　善曰爾雅曰芙蕖其莖茄其葉蕸其本蔤其華菡萏其實蓮其根藕其中的

歲暮寒颸及秋

向曰歲暮颸及秋衰而落　善曰爾雅曰荷芙蕖也郭璞曰別名芙蓉也

子

美人甚多聞且得幸必褒裳而趨王且亦同曩者所得小魚也將必弃矣王乃布令敢言美人者族滅之今言安陵蓋誤也　善同上注又曰朙古刖字也說文曰矯擅也　賤妾恩終字　已畢善本作　矣字　王之意竟如何也　善曰楚辭曰已矣哉王逸曰已思玄賦曰楹天道其焉如

君子定焉如翰曰言我褒謝將李瑗龍陽君寵不知君

[redacted]